

各書坊均許翻印

甘 蘭 雜 誌

東京同文社印行

甘亂雜誌序

宣統三年秋。予寓居蘭州。適值革命事起。內憂外患。變故迭乘。迄民國以來。無寧歲。客窗無事。見聞所及。輒筆之於書。元年春。省議會成立。蒙鄉同志公舉爲代表。且與李君鑒亭相善。西軍幕中。亦多舊識。故於亂事真相。粗有所得。日久集成一卷。付諸剞劂。以質海內。如有傳聞失實。尙希高明糾正。務歸翔核。非敢自附於春秋之義也。懼一代掌故。年久失傳。聊備修史志者之資料而已。民國五年孟夏陽秋序。

甘肅雜誌目錄

秦隴之戰

寧夏之變

經濟困難

西甯之變

秦州獨立

礮隊謀誅馬安良不克遁去

忠武軍之變

議改土歸流

李鏡清被刺

李議長死後議會之情形

馬氏之強盛

陸軍學生被捕

昭武軍赴甯夏

賴恩培被拘

外縣西軍之騷擾

議提叛產充餉

西軍回河州

白狼之亂

甘亂雜誌

秦隴之戰

清宣統三年八月。武昌起義。各省響應。九月初一日。張鳳翽張益謙等舉兵據陝西。甘肅大震。總督長庚召文武議戰守。勸業道署提法使彭英甲。奉天鐵嶺人有精明強幹之目。密建議曰。馬安良陰險驕橫。居鄉多行不法。久盤踞甘肅。官民受害而無如之何。莫如使之攻西安。以毒攻毒。勝則陝西可復。敗則亦可爲甘肅除一大患。豈非一舉兩得。長庚然之。檄馬安良添募馬步十營赴敵。彭英甲自請爲行營營務處總辦。馬安良行文出示。向河州狄道皋蘭循化巴燕戎格碾伯平番等處募兵。漢民及良

回均不敢往。應募者皆無業。誘回大盜巨匪居其大半。一人從軍。有數人隨之。預備搶掠代攜贓物。久之始成軍。號曰精銳西軍。馬安良爲該軍總統。馬麒爲幫統。馬占奎安良之叔馬麟等爲分統。第三標總統周務學亦自請赴前敵。統領某密言於長庚曰。周務學陰險多詐。外託樸誠。包藏巨測。不可遣也。大帥如不信。請觀其貌。長庚察其面目。兇氣勃勃。獷悍異常。知非善類。不敢遣。改其軍爲忠武軍。諷之去。詐效忠也。又改陸洪濤所帶第一標爲振武軍。時前總督升允由西安逃亂至平涼府。奉命督辦陝西軍務。顧手中無兵。屢檄催長庚速派兵東征。長庚分檄陸洪濤。固原提督張行志。馬隊統領崔正午等。分路進攻。時庫空。

如洗。餉無所出。馬安良要挾百端。遷延不肯出發。十月。忽又有甯夏土匪之變。於是西軍分而爲二。一北攻甯夏。約克復後。再赴陝會師。馬安良陸洪濤等徑赴平涼。隨升允攻西安。馬安良洩行。欲先立威以自雄。乃捕平日之不睦回弁三名。誣以謀變。斬於東門外祭旗。然後出發。藉口無餉。沿途需索供應。地方官紳多被歐辱。所過爲墟。十一月。崔正午等由秦州東攻鳳翔。升允帶馬安良陸洪濤陳正魁等由涇州進攻長武邠州。回軍大肆騷掠。升允欲悉誅之。馬國仁等託人求解。于是割耳示衆。旋分兵爲二。升允自率陸洪濤等進取永壽醴泉。連戰皆克。直擣咸陽。馬安良自帶西軍西攻乾州。時乾州秦軍守將爲張雲山。

陝南人舊爲哥老會首在軍中吹號西安兵變衆推爲將驍果善戰。抵禦甚力。惟兵不滿

千。西軍以萬人攻之。衆寡不敵。省城援兵屢催不至。議退保西

安。城中紳民環跪泣留曰。自同治間回匪倡亂。被官兵剿滅。仇

視漢人之心。至今未泯。况馬安良盜賊遺種。安良爲甘肅逆回馬占鰲之子陰

險殘毒。甚於梟狼。若大軍一撤回。匪進城。全城無遺孍矣。乞留

軍保全孤城。以救億萬家生命。言訖。哭聲殷天。張雲山曰。餉絀

兵單。不得不退。若全城輸餉。協力助守。便可不退。紳民慨允。於

是兵民併力死守。西軍於東西北三面環攻不下。屢樹雲梯。蟻

附。猱升。城軍覆其梯。跌死甚衆。乃遣營官羅開福率衆跪於城

外。詐降。城內察知其僞。不肯開城。俄而羅軍炮發。城上彈下如

兩羅軍驚遁。馬安良雖跋扈而兵不經練。皆竄怯不任戰。忿城久不下。日向各村搜殺良民。洩忿。積屍滿溝壑。聲稱拿奸細。蓋回軍戰線內。遇漢人卽以爲奸細也。居民死逃殆盡。數十百里內無人烟。十二月。南北和議成。清廷禪位。改爲中華民國。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。傳檄各省罷兵。張鳳翔遣員賫書至甘軍。宣意息戰。升允得書不啓封。立斬其使。時中央檄到蘭州。總督長庚知事不可爲。棄官去。藩司趙維熙護總督會紳行文前敵停戰。升允嫉革軍次骨。光緒末年升允曾密劾袁世凱爲革命黨。請餘之以絕後患。章被留中。宣統元年又憑陳新政之足以亡國。內有自治並非仲民權所伸。者刁紳劣監之權耳。之語書上不納。卒以是落職。檄至匿不宣布。督諸軍進攻益急。而改革之耗諸軍已微聞之。馬安良詣

升允請班師。升允不可。安良曰。國體已改革。南北媾和。諸軍無不知者。是諸軍已不肯戰。非安良之不戰也。升允不得已。下令班師。是役也。升允自帶陸洪濤等各軍。約束極嚴。連復數城。無甚騷擾。不過到處民間供給而已。而精銳西軍。人人飽掠而歸。輜重纍纍。沿途責令地方官紳廣拉車馬馱運。數百里絡繹不斷。牛羊柴草財物。搜搶殆盡。所過爲墟。地方官不敢稟也。次年正月。即民國元年馬安良至蘭州。都督趙維熙。時總督已改稱都督率屬出城恭迓。是時安良已經趙保升提督。勢焰熏灼。道路以目。趙維熙以亂事解決。庫空無餉。勸令遣散新招軍隊。以紓財力。馬安良藉口欠餉未清。抗不繳械。分其新軍。攜械竟回河州。都督不

敢問。從此甘肅大權盡歸馬氏一人之手矣。

按馬安良。河州回族人。阿洪馬占鰲之子也。同治間。甘肅回匪倡亂。馬占鰲以梟黠爲之魁。時安良年方十餘歲。隨父出戰。手刃漢民。馬占鰲喜曰。此兒真吾子也。設吾如文王生百子。各領一軍。則漢人無遺類矣。轉戰各縣。蹂躪幾徧全省。每攻陷城堡。焚殺淨盡。老稚不留。擄獲婦人多口。每二人爲一對。使髮與髮結。雙雙掛於牆壁。聽其呼號以爲戲。至聲嘶氣盡而止。又以多人拽二樹幹。使合而爲一。以一人四肢分縛於上。二幹還原。人已分裂。又一日。遣人負一囊。與某總兵送禮。啓視之。則皆幼童莖物也。鄉民聞回兵至。無不喪胆。其老

幼婦女不能逃者。率皆挖窖聚匿其中。上覆柴土。馬氏父子察知其下有人。發其覆。運柴草投其中。縱火焚之。聚觀爲樂。其殘暴多類此。至今父老言其事甚悉。馬占鰲攻平番縣之河橋驛。被守將牛某拋石擊瞎一目。時人稱快。比之李自成云。旋以官兵衆力不能支。遣安良赴安定。左宗棠行營哀詞乞降。左宗棠受之。其黨分別授官。有差。光緒初年。占鰲死。安良繼爲軍官。隸固原提督董福祥部下。軍官何虎臣等惡其陰險。屢言於董請除之。董亦察知其奸狡。欲誅之。未果。二十年中東戰事起。安良隨董福祥赴京。駐紮近畿一帶。二十一年。河州回匪倡亂。內有馬武。馬占奎。馬國良。毓良。馬占鰲之妻與其伴

播馬格。拉姦生子。嘗與安良爭。一僕婦刃傷安良臂膊。馬全良。占鰲之女。未嫁時所生。其時密抱爲己子。請塾師張某命名。張某名之曰全良。蓋謂爲衆人夥姦所生。得種之全也。馬麒等皆馬占鰲之子。及其餘黨也。清廷聞變。急檄董福祥率甘軍回隴剿辦。尅期克復。拿辦賊首。占奎。國良。毓良。全良。馬麒等。均以馬安良營救得免。阿洪。孟夫提等多人。皆回之良也。安良因爭教之仇。誣以同反。駢誅於市。臨刑大罵安良不止。時人冤之。武進士馬福祿者。安良之姻戚也。性剛直。與安良不睦。至是。安良密白董福祥。誣以預亂。欲並誅之。馬福祿力辯安良挾嫌誣陷之故。董察知其枉。釋之。並委充統領。使擊賊自効。事平之後。馬安良雖補副將總兵各缺。而均不赴任。仍以統

領駐紮河州。盤踞鄉土。把持官府。包攬詞訟。賄賂公行。甚至錢糧稅務。亦多爲所包收。漁利見人。良田美產。必設法吞歸。已有而後已。其叔占奎。其弟國良。毓良。全良等。倚勢橫行。尤爲不法。民間畏之如虎。安良役使地方官如奴隸。河州知州如趙鏌等。均承事之唯謹。惟楊增新。朱遠。繕守正不阿。時論多之。高光斗者。甘肅之能吏也。尤嫉惡如仇。遇馬安良之族戚子弟。倚勢爲暴。必嚴刑懲之。並在堂皇痛罵安良。嘗曰。爾等倚恃馬安良。是個紅頂子乎。卽綠頂子。我亦不怕。聞者傳以爲笑。安良銜之次骨。密詣於總督。升允。請撤任。升允素知安良跋扈。不爲動。安良暗嗾其黨。聚聚數千人。蜂擁入城。砸

毀衙署。被光斗當場擒獲數十人。極刑拷訊收禁。餘黨逃散。安良又喊多人赴省上控。光斗卒以是落職。輿論惜之。由是河州政柄。統歸馬氏一家之手。浸而把持全省。吾甘之禍。非一日之故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履霜堅冰。可不懼哉。

甯夏之變

宣統三年十月。甯夏哥老會。假託革命黨爲變。知縣陳元驤。下鄉彈壓解散。被戕。城遂陷。甯夏道孫庭壽。知府慶隆。甯朔縣知縣高彝。及全城武官。均逃而免。賊聲言盡滅滿人。滿城岌岌可危。將軍都統告急。總督長庚。飭馬安良分兵援之。馬麒麟馬占奎馬全良等。帶馬步數營前往。未至甯夏。賊先遁。紳民多人。聞西

軍至。爭出城數里以禮迎之。馬麒等遽開鎗迎擊。紳民盡死。直殺入城。屍橫滿街。大肆淫掠。全城一空。賊北竄。陷平羅。知縣李九波。匿民家得免。西軍追至平羅。殺掠一如甯夏。所獲資財。紛紛運歸河州。路經省城。被皋蘭縣知縣賴恩培查獲數起。訊明正法。原賊送回甯夏。招主認領。內有貴重物數包。係馬占奎馬全良等獻之馬安良者。封誌顯然。馬氏兄弟叔姪之恨賴恩培。實始於此。十一月。全軍轉赴陝西。與馬安良會師攻乾州。初會匪據城時。詭稱奉孫庭壽爲帥。旗幟大書孫字。長庚聞之大怒。分電各處嚴拿。孫庭壽由固原逃歸西安得免。十二月。省派傅秉鑑來權甯夏道。以前皋蘭縣陳必淮權甯夏府。初傅秉鑑曾

爲藩幕。兼代理蘭州府。貪酷刻深。跋扈攬權。有二藩臺之名。數興大獄。誣陷羅織甚衆。至是。紳民紛紛控訴。西軍殺掠狀。以爲傳。不畏強禦。必爲伸理。乃傳秉鑑。恒怯不敢究。會民國成立。聞謠傳甯夏。又將有變。棄官逃去。

經濟困難

甘肅爲著名瘠省。丁糧釐稅。統計每年收入銀。不過百餘萬兩。向賴各省協餉。百餘萬以濟之。兵事起。協餉不至。釐稅亦因之停頓。庫儲告竭。餉無所出。停辦新政。提運附近各縣倉糧濟餉。十月。諸軍征陝。總督長庚以省城空虛。恐漢兵不足恃。檄調莊浪滿營旗兵五百名。登陴防城。紳士劉爾忻。張林焱等。亦籌辦。